日治時期藝術社交網絡的建構——以雕塑家黃土水爲例

The Establishment of Artificial Social Network in Japan Occupation Period – A Case Study of the Sculptor Huang Tu-Shui

張育華 | Yu-Hua Ch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來稿日期：2015年2月11日
通過日期：2015年2月26日

摘　要

黃土水自幼家境清貧，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洗禮後，進入國語學校就讀，並受到臺灣總督府官員提拔，以公費資格遠赴東京美術學校研修雕刻。黃土水創作的作品榮獲日本帝國展覽會的肯定，成爲臺灣首位入選帝展的藝術家。這份殊榮除了黃土水自身的努力之外，日治時期的政治及教育制度成就其非凡的人生際遇。

黃土水除了創作帝展作品，接受日本皇室訂製的藝品外，他也把藝術的觸角延伸到民間，接受日臺士紳肖像及裝置藝品的訂製，走向多元化的大眾藝術。然而，黃土水自言無暇與人交往，是怪人一個。若黃土水不擅交際，何來的資金挹注，讓其能繼續創作呢？在《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記載，顯示黃土水曾出席多場公開的社交活動，進一步建立自己的社交人際網絡，並與臺灣總督府官員、日臺的紳商，以及文人雅士多有往來。從 1927 年開始，《臺灣日日新報》以專文介紹，並且協助販售黃土水的藝品，成爲藝術商品化的開端。

傳統和現代的過渡不僅反映在黃土水的作品上，對其人際網絡的建立及藝術創作的發展都產生極大的影響。藉由社會史的角度去重新檢視黃土水，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化發展態勢有不同的觀照，以補昔日研究之不足。

關鍵詞：黃土水、日治時期、帝展、臺灣日日新報、藝術贊助

Abstract

Mr. Huang's family was not wealthy when he was young.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he entered to Normal school, and got support from the officer of Taiwan Government to go to Tokyo Bijutsu Gakko to learn sculpture with public funds. Mr. Huang was Taiwan's first artist whose works won Japanese recognition. Besides his efforts,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brought his outstanding life experiences.

Mr. Huang created the works for Japan Empire Exhibition, accepted the order from Japan royal family, and extended his artificial field to general life hood to customize the portrait and artificial decoration for Japanese and Taiwan gentries. This led to various public arts. However, he personally regarded himself as a weird man because he had no time to have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If he was not good at social relationship, how could he get financial funds to support his creation? In the records of *Taiwan Daily News*, Mr. Huang attended many public social activities to enhance his social relationship. He also made friends with some officers of Taiwan Government, businessmen and artists from Japan and Taiwan. Since 1927, *Taiwan Daily News* had kept assisting selling his works.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rtificial work commercialization.

The transi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modernity not only reflected on his works but also influenced of establishment his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development of his work creation. This article, in a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is to review Mr. Huang again, and analyze Taiwan's cultural development; hope to compensate the insufficiency of existing researches.

Keywords: Huang Tu-Shui,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Empirical Fine Arts Exhibition, *Taiwan Daily News*, Art Sponsoring

一、前言：黃土水研究及其問題

日治時期臺灣推廣的新式教育與近代文明，讓臺灣美術由傳統進入現代，「新美術運動」在新一代的年輕人身上逐步展露。[1] 黃土水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位近代藝術家，《臺灣人物誌》形容其爲臺灣美術界閃耀於東京的一顆璀璨明星。[2]

黃土水生於 1895 年，1930 年因腹膜炎去世，是臺灣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藝術家，得到天才雕刻家的美譽。黃土水短暫且傳奇的三十五年生命歷程，留下許多珍貴的藝術創作，並在〈出生於臺灣〉一文中，高聲疾呼創造出屬於臺灣的「福爾摩沙藝術」。[3] 黃土水不僅爲臺灣美術界寫下重要的里程碑，並啓蒙無數的青年學子踏進美術的殿堂[4]。然而，黃土水終其一生「貧窮」、「孤寂」，而雕刻必須耗費大量的「金錢」。尤其在一個商品化的現代社會裡，離開了金錢，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問題，遑論藝術創造。因此黃土水的經濟來源從何而來呢？黃土水利用何種方式維繫創作的養分和藝術實踐，完成精神上的不朽。

臺灣近代美術的研究取向大多以繪畫爲主，研究範圍包括東洋畫與西洋畫藝術家的風格，以及當時的畫會組織、展覽活動和繪畫史等

1 王白淵，〈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文物》3：4（1955.3），頁 17。

2 佚名，〈黃土水〉，《臺灣人物誌資料庫》（臺北：漢珍數位圖書，2004），頁 134。

3 黃土水，〈出生於臺灣〉，《東洋》25（1922.3），收錄於《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顏娟英編（臺北：雄獅，2001），頁 128。

4 謝里法，〈黃土水在鏡中所見的歷史定位〉，《臺灣美術近代化歷程：1945 以前》（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09），頁 34。

相關主題，論及日治時期的第一位美術家黃土水的相關研究卻相當匱乏。1927 年開辦官辦美展「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1927-1936）只設立西洋畫和東洋畫兩部，並未將雕刻與書法納入展覽會的範圍，[5] 加上黃土水未參加畫會，跟其他的畫家互動，也未師承石川欽一郎等日籍教師，造成日治時期近代美術研究和黃土水研究兩者產生嚴重的斷裂分割現象，黃土水成爲一個獨立而特殊的存在。直到 20 世紀末，臺灣本土意識高漲，黃土水才逐漸受到藝術學者的重視。

歷史博物館於 1989 年舉辦「黃土水雕塑展」，爲臺灣光復後第一次的黃土水個展，出版黃土水的作品集。此次黃土水的展覽因缺乏相關研究及文章討論，未能突顯黃土水在臺灣歷史的意義與價值。直到 1990 年代，高雄市立美術館於 1995 年舉辦黃土水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展，同時展出黃土水在東京美術學校時期日本其他雕塑家的作品，完整呈現 1920 年代的雕塑美學風格，並出版《黃土水百年誕辰紀念特展》一書。藝術家與雄獅兩大出版社先後出版《臺灣美術全集 19》、《大地・牧歌・黃土水》及李欽賢先生所寫的《黃土水傳》，共有五本專門探討黃土水的書籍。書中介紹黃土水的生長背景、求學與師承關係、創作歷程與作品的分析，都有系統的整理與介紹。

1927 年第一回「臺展」開辦時提倡的「地方色彩」，成爲日治時期藝術家的創作靈感的題材，而黃土水早在 1920 年就以臺灣原住民〈蕃童〉爲題材，獲選帝展的肯定，思念故鄉的景物成爲創作動能，表現出特有「臺灣特色」的圖像情懷與風土特色。蕭瓊瑞譽其爲「臺

5 顏娟英，《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頁 558-560。

灣近代美術史先驅」，建立新時代的典範，成爲日治時期藝術家學習效仿的對象。藝術學者進一步聚焦於黃土水作品中的圖像意義及風格分析，從中探討黃土水在臺灣藝術史的定位與歷史意義。[6]

身爲藝術家的黃土水，終其一生從事創作，卻未留下日記或其他的文字資料傳世，僅有零星刊載在報紙和雜誌上的訪問內容。顏娟英分別翻譯《臺灣日日新報》中〈以彫刻「蕃童」入選帝展的黃土水君／其奮鬪及苦心談（上）（下）〉、〈臺灣的藝術係中國文化的延長與模仿〉及《東洋》雜誌的〈出生於臺灣〉。爾後，尤以顏娟英的《風景心境》及《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搜集、翻譯 1904 年至 1943 年日文報紙中刊載藝術界的文章與訊息，讓黃土水的生平研究回到日治時期的歷史長河之中，突顯其對臺灣近代美術的影響與意義。目前大部份的研究者皆援引顏娟英及王秀雄所使用過的史料，導致黃土水的研究侷限在二手史料的運用。然而，《臺灣日日新報》中

6 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臺北：藝術家，1996），頁 42；陳昭明，〈年譜〉，《黃土水雕塑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頁 75；許和義，〈梁楷、羅丹、黃土水——從釋迦出山看東西方藝術的時空因緣〉，《現代美術》75（1997.12），頁 39-43；謝里法，〈是女神？還是女妖？——黃土水名作「甘露水」探尋〉，《藝術家》55：1（2002.7），頁 222-226；蕭瓊瑞，〈「臺灣人形象」的自我形塑——百年來臺灣美術家眼中的臺灣人〉，《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頁 106-156；文貞姬，〈東亞日據時代官方展覽的研究——比較臺展與鮮展繪畫作品中的鄉土意識〉，《典藏今藝術》126（2003.3），頁 121-127；呂莉薇，〈烈日之下的黃土水——雕塑作品的內涵與時代意義〉（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江美玲，〈黃土水作品的社會性探釋——以〈釋迦像〉、〈水牛群像〉為例〉（臺中：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王昱婷，〈輾轉的容顏——從黃土水的「蕃童」論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形象的呈現與再現〉（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有一百三十二篇黃土水的相關報導，未能進一步的解讀及分析，甚爲可惜。

現今關於黃土水創作的藝術贊助問題，僅以從作品的名稱和訂製者去瞭解哪些人曾經以金錢資助黃土水的藝術創作。王秀雄指出日本對藝術家、運動家、相撲選手、圍棋名手，都組織後援會來支持其發展，這種風氣傳到臺灣，於是 1926 年郭春秧、黃純青、林熊徵等人組織「黃土水後援會」。[7] 往後論及黃土水的藝術贊助議題，都以「黃土水後援會」一言以蔽之。然而，此一說法並無史料佐證，《臺灣日日新報》中也沒有「黃土水後援會」的文字紀錄。因此，「黃土水後援會」的組織性團體運作有待商榷；且將藝品的創作和流轉簡化爲銀貨兩訖的單一問題，忽略日治時期北部地區紳商對於藝文活動的運作和影響。黃土水的藝術社交網絡的建立和藝術贊助問題，適爲本文欲解決的問題。

由於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學科差異的侷限，導致黃土水的研究成果呈現片斷和零碎的狀況，以致於無法完整呈現黃土水在日治時期殖民政策之下，以及臺灣社會型態轉變，對其際遇產生的影響和變化。本文的探討重點，首先利用史料，重新建構黃土水藝術的生命歷程，並注意在各階段出現的變化。同時關注日治時期的政治及教育形塑成一個新興的文化場域，在這樣的文化發展和變遷過程中，針對黃土水的人際網絡和藝術活動進行深入的分析，以觀察現代情境是如何讓黃土水從傳統走入現代，並令傳統和現代有所承接。

7 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34。

黃土水和日治時期現代美術發展的資料留存中，以長期且連續的報紙類資料，最能夠反映時代脈絡與社會狀況之文獻，如《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民報》等。報紙和雜誌除了傳遞消息和新知，文人雅士的文章詩作，更是統治者作爲政治宣傳的工具，藉此能夠瞭解官方和民間在各時期對於現代美術的看法和意見。除此之外，現存各圖書館、資料室保存日治時期的圖書資料、檔案文書，以及日治時期留存的文學作品、時人的回憶錄、日記等皆是本文重要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爲主，將各類文獻仔細爬梳，重新建構黃土水的藝術生命歷程，藉由比較分析，整理黃土水的人際網絡與社群關係。

本文主要探討黃土水藝術社交網絡的形成，爲何黃土水能夠得到北部紳商的支持，得以獲得人物肖像的雕刻工作，並且在北部地區舉辦個人作品展覽會。北部紳商人士贊助黃土水，其背後的目的和動機爲何？《臺灣日日新報》以多篇幅報導黃土水的新聞，《臺灣日日新報》對於黃土水的藝術人際網絡的建立，藝術生命的延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和使命？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公開領域的展示，提供另一種理解黃土水藝術成就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美術豐富、複雜而又多元的面貌。

二、新式教育的洗禮

黃土水於 1895 年（明治 28 年）7 月 3 日生於臺北市艋舺祖師廟後街，1907 年，父親黃能去世後，舉家遷居大稻埕，投靠二哥黃順來，並進入大稻埕公學校就讀。1911 年考取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於 1915 年 3 月畢業，並分發太平公學校任教。

> 當國語學校在校中，未入美術學校以前，曾試木雕觀音、布袋和尚等，後者嘗於學藝品陳列場內，博當時內田民政長官夫婦及諸官紳讚賞。[8]

黃土水在國語學校之時，勤勉好學，成績優異，尤以「手工」作品得到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與國語學校校長隈本繁吉的賞識。1915 年 10 月 8 日，經選拔推薦獲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留學獎助，令赴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木雕部選科，[9] 向高村光雲學習。[10] 田健治郎總督赴日視察高砂寮時，觀賞黃土水的木雕作品，大爲讚賞。家境貧困的黃土水，能夠赴日留學深造，皆仰仗國語學校師長及總督府長官們的提攜。民政長官下村宏到日本時，接見五百名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美術學校卒業生黃土水，以流暢答辭，感謝總督府一日之招待，及訓誨吾等，發表演說。

---

8 〈黃土水氏彫刻品期使生命永留臺灣，志保田校長及諸同志計畫，欲仰各界人士援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2 月 28 日），4 版。

9 「大稻埕建成後街黃土氏本年三月終，由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黃氏有美術天才，長於雕刻，東洋協會臺灣支部欲造就之，拔為該支部留學生。現入東京美術學校，聞成績甚優，其所雕刻之物，別有慧思。諸雕刻大家，皆許為後起之秀，刮目相待。黃氏亦知自愛，潛心研究。」〈留學美術好成績〉，《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4 年 12 月 25 日），6 版。

10 〈本島の彫刻家黃土水君逝く盲腸炎に腹膜炎を併發し二十日東京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12 月 22 日），7 版。

> 顧二十六年之昔日，恰如內地明治維新，以大改革設施。歷代總督並長官，費盡心血，努力開發臺灣，遂致長足進步。使吾等能得今日之新智識，浴文明之恩澤。[11]

1920 年代，「民族自決」思潮的鼓舞，讓臺灣學子的思想大受啓發。1920 年 1 月 11 日，以日本臺灣留學生爲主體的「新民會」成立，讓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然而，在東京美術學校求學的黃土水，無視於高砂寮寮生投入政治社會運動的騷動，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房裡用刀子專心雕刻東西。[12] 在東京美術學校求學時（圖 1），第一學期只拿到六十分。爲了改變這樣的困境，黃土水每天吃完早餐，立刻到學校用功，拼命的努力，不敢浪費時間和精力，每日把自己關在教室裡面埋頭苦幹。[13] 課餘之時從事送牛奶和報紙的工作，所賺得薪資一半作爲生活費，另一半用來購買雕刻材料。[14]

1920 年 10 月 18 日，黃土水以〈蕃童〉（圖 2）入選第二屆帝展，揚眉吐氣，成爲臺灣歷史上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藝術家。黃土水謙虛的說是「僥倖」，並表示自己今日的成就，「皆出於長官閣下及諸先輩之賜也」。[15] 黃土水表現苦幹的敬業精神，卻不受到高砂寮寮生的尊

11 〈春雨霞む植物園に長官の臺灣學生招待下村長官〉，《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4 月 6 日），7 版。

12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4 月 22 日），2 版。

13 〈帝展入選之黃土水君（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18 日），4 版。

14 佚名，〈黃土水〉，《臺灣人物誌資料庫》，頁 134。

15 〈帝展入選之黃土水君（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18 日），4 版。

敬和瞭解，他也未參加學生文化啓蒙運動。[16] 如 1925 年陳植棋、陳澄波在日本擬籌組「春日會」，但因黃土水反對而作罷。日治時期，能夠進入國語學校，並赴日留學的臺人子弟，絕大多數出身中上階層家庭，甚至不乏富豪子弟。[17] 留學生所需的學費、生活費等相當可觀，以黃土水的家庭背景而言，若非公費的資助，黃土水無法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刻，邁向雕刻藝術之路。

> 歷代總督長官，皆特別垂青。當今主陛下為東宮時，臺臨本島，曾蒙賜單獨拜謁之榮，竝數受故久邇宮殿下恩命，出入久邇宮邸，為恭造壽像。[18]

黃土水雖然家境清貧，但在日本新式教育的洗禮之下，發揮其長才而成爲「臺灣唯一雕刻家」[19]，並獲得「天才」、[20]「偉才」之美譽。[21] 因此黃土水認爲日本統治臺灣，讓臺灣走向進步和現代化，

16 顏娟英，〈1930 年代美術與文學運動〉，收錄於《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頁 542。

1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117。

18 〈彫刻家黃土水氏不幸病盲腸炎去世，傷哉天才卽天災之一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12 月 22 日），8 版。

19 〈北部有志者囑本島人惟一彫刻家黃土水氏彫釋迦佛像將獻納於臺北市內萬華龍山寺是蓋黃氏自東京所寄到之撮影者〉，《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7 月 23 日），4 版。

20 〈天才彫塑家　黃土水氏に　畏くも單獨拜謁を給ふた〉，《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4 月 29 日），2 版。

21 〈今秋の帝展出品の　水牛を製作しつゝある　本島彫塑界の偉才黃土水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8 月 27 日），5 版。

面對日本皇室、總督府長官及師長的提攜，滿懷感激之情，有別於其他留日臺灣留學生民族意識的展現。藉由日治時期的教育體制，黃土水不僅受到日本官方的關注，同時其畢業於國語學校及東京美術學校的校友身份，對於日後藝術生涯及人際網絡開展有所助益。

三、社群網絡的建立

1921 年，黃土水以〈甘露水〉入選第三回帝展後，在東洋協會三井先生邀約接受《東洋》雜誌的採訪，並發表自己對於臺灣藝術的看法和見解。黃土水在序言中自白：

> 世間上的人往往批評藝術家為怪人。作為藝術家的一份子，我也常常小心自己不要被稱為怪人，但還是時常被朋友說，你是有些奇怪的人，不懂得與人交際。[22]

然而，黃土水並非是一個不善交際的藝術家，其寶貴的時間都必須投入在創作上，無暇投入心力去經營人際關係，全因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藝術創作。在《臺灣日日新報》中記載非常多黃土水的社交活動的報導，並涉及政治、教育及文化各個領域，建立屬於自己的藝術社交網絡。

22 黃土水，〈出生於臺灣〉，《東洋》25（1922.3），收錄於《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頁 126。

（一）媒體網絡——以臺灣日日新報爲主

黃土水未成名之前，《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的諸多媒體之中，最早以專文方式報導黃土水的新聞媒體。黃土水的美術天份受到《臺灣日日新報》關注始於 1915 年 12 月 25 日的〈留學美術好成績〉的這篇報導，因其獲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獎學金，而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就讀。[23] 1919 年，黃土水在文部展覽會挑戰失利，《臺灣日日新報》進一步報導其落選的原委，並在文後肯定其能力，讚揚以學生的身份就能打敗多位藝術家，雖敗猶榮。[24]

自 1920 年〈蕃童〉（圖 2）及 1921 年〈甘露水〉（圖 3）入選帝展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黃土水的新聞數量便大幅增加。除了黃土水入選帝展的報導，並呈現出黃土水刻苦求學歷程，以及臺灣總督府長官們的提攜。在《臺灣日日新報》大肆宣揚，引起全臺的騷動，知名度水漲船高，一夕之間黃土水成爲知名人物，讓更多臺灣人認識這位「臺灣唯一的天才雕刻家」。

相較於其他新聞媒體，《臺南新報》只在 1922 年〈擺姿勢的女人〉（圖 4）入選帝展時，以「本島人帝展入選」爲標題，小篇幅來報導黃土水。[25]《臺灣時報》僅有一篇黃土水在 1922 年接受貞明皇后及裕仁親王委託，以櫻木雕製〈帝雉、華鹿〉（圖 5），文中

23 〈留學美術好成績〉，《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4 年 12 月 25 日），6 版。
24 〈臺灣學生與文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8 年 10 月 21 日），5 版。
25 〈本島人帝展入選〉，《臺南新報》（大正 11 年 10 月 11 日），7 版。

以「先生」來稱呼黃土水，並訪問其製作的心得。[26]《臺灣民報》有四篇，其中三篇是黃土水病逝及遺作展覽，另一篇是許三郎評論黃土水對臺灣鄉土藝術的意義。[27]

《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發行量最高的報紙。首任社長守屋善兵衛，在 1910 年 5 月 21 日《臺灣日日新報》頭版發表一篇〈告別の辭〉，文中表示：

> 報社全體同仁採取一貫的態度支持總督府的施政方針，協助經營臺灣這塊新的領土，並且啟發本島住民，協助扶持我們大和民族穩健的向南方發展。[28]

《臺灣日日新報》的官方色彩濃厚，是反映總督府立場的傳播媒體，對讀者灌輸愛國忠誠的使命。1920 年代入選帝展的臺灣人中包括黃土水、陳澄波、陳植棋及廖繼春。在《臺灣日日新報》中記載陳澄波有一百二十六篇，陳植棋有五十四篇，廖繼春有三十九篇，黃土水的報導有一百三十二篇之多，遠甚於其他獲選帝展的藝術家。[29] 黃土水出生於臺灣的貧寒子弟，接受日本殖民教育政策的洗禮，並進入

26 〈黃土水氏が畏くも御下命により謹製上納したる木彫「雉」及「水鹿」（別圖）〉，《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2 月 3 日），7 版；〈黃土水君の名譽の作品，皇室に献上せし帝雉子と花鹿（口繪參照）〉，《臺灣時報》（大正 11 年 11 月 1 日），頁 243。

27 許三郎，〈輟卷錄〉，《臺灣民報》（大正 15 年 1 月 1 日），15 版。

28 〈告別の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3 年 5 月 21 日），1 版。

29 該數據乃檢索《臺灣日日新報》結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東京美術學校學習雕塑，精進其美術的長才，成爲臺灣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藝術家。比對其他報刊的報導內容，得以顯現《臺灣日日新報》對黃土水的重視，極力宣傳黃土水的事蹟，廣爲臺灣人民周知。黃土水成功的佳話，透過《臺灣日日新報》不斷重覆性放送宣傳，有助於日本及臺灣總督府政策的實施，穩定帝國統治，更讓臺灣人民感受接受日本政府統治，平民子弟也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獲致成功的新階梯。

從 1915 年至 1938 年之間，黃土水相關之新聞數量高達一百三十二篇，[30] 除了官方立場的宣傳之外，黃土水跟臺灣日日新報社的社長赤石定藏及漢文版主編魏清德交好，[31] 也是讓黃土水在《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數量增加的因素。赤石定藏將自己家中的櫻花樹交付黃土水來雕製女神像，並將〈櫻木女神〉像視爲傳家之寶。[32] 1928 年 5 月 1 日，日日新報社創刊三十週年紀念，黃土水特別製作〈白鷺鷥煙灰缸〉（圖 6）作爲賀禮。[33] 魏清德從事報社工作外，[34] 對於書畫藝術興趣濃厚，

30 黃土水在 1930 年逝世後，《臺灣日日新報》仍繼續關注其喪葬事宜、遺作展覽、紀念性文章等，直到 1938 年 4 月 20 日刊載〈第四回臺陽美術展〉，黃土水的名字就未再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之中。

31 竹本伊一郎，《昭和十六年臺灣會社年鑑》（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 255。

32 〈東京より（二）黃土水氏の藝術櫻の精〉，《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6 月 3 日），1 版。

33 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53。

34 魏清德生於 1887 年，幼時接受漢文教育，於 1898 年進入國語傳習所（後改名為新竹公學校）就讀，1903 年考取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魏清德兼擅漢詩漢文的才學與日文的雙語條件，受到新竹縣知事櫻井勉賞推薦，在 1910 年進入臺灣日日新報社工作，擔任編輯員的工作。1916 年受到報社主編尾崎秀真的提拔為漢文版主筆，1927 年 7 月 1 日受命任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部編輯主任。李婉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的論述與收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0-14。

故發表多篇書畫藝術的文章，報導書畫家的動態、藝文活動等訊息，向大眾傳播書畫藝文的知識，推動文化發展。基於對藝術的興趣，魏清德成爲中日知識份子與臺籍文人雅士間的交流窗口。魏清德欣賞黃土水的藝術才華，加上兩人都是畢業於國語學校，爲「國語學校同窓會」的會員，因此對黃土水給予幫助和支持。魏清德除了專職報社記者工作外，也參加許多不同的團體，並擔任組織中的重要職務。[35] 多重性的角色建構複雜而綿密的人際網絡，對黃土水往後的藝術生涯發揮實質的功能和幫助。

1925 年因雕刻部評審委員的派系鬥爭，以致黃土水作品未能入選帝展。[36] 雖然黃土水暫時失去帝展光環的榮耀，但《臺灣日日新報》仍然持續報導黃土水的新聞。從 1926 年開始，黃土水除了創作帝展作品，將藝術的觸角延伸到民間，接受日臺人士的壽像訂製，並且以「十二生肖」爲主題製作平價的裝置藝品。

35 臺北州協議會員、國語學校同窓會員、瀛社社員、臺北市奉迎委員會總務係委員、大正協會會員、高山文社顧問、臺北市同風會萬華支會顧問。〈臺北市奉迎委員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2 月 7 日），5 版。〈大正協會例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12 日），5 版；〈高山文社吟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2 月 13 日），6 版；〈臺北市同風會萬華支會，部署整然，本日開幹事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6 月 10 日），8 版。

36 「從第二屆起連續四次入選了。不過，他嫌惡雕刻界的暗中爭鬥，以後他悠閒地進行製作活動，去年結了婚，現在過了平靜的生活。」〈久邇宮邦彥王殿下百日祭　故宮の特別なる　御愛撫に感激　生命を御像完成に打込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5 月 8 日），2 版。陳昭明先生考證是受到朝倉文夫的影響，目前學界皆引用此一說法。參見李欽賢，《黃土水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71。

> 本島出身之雕刻家黃土水氏，既數回入選帝展，於斯界有令名，眾所共知。顧明年為卯年，氏乃以青銅，雕製銅兔。台身長四寸五分，幅三寸八分，橢圓形兎身高五寸二分，左足掘于口邊，其形畢肖。本社既接其見本，為廣紹介此天才美術家。對同好者，每一箇欲以實費金二十圓分與。因鑄製便宜，有希望者，限至來二十日內，向本社報名。咸希其以本年之兎始，此後對年十二支動物，每年雕製一箇。[37]

《臺灣日日新報》以專文介紹黃土水製作的平價藝品，從 1926 年〈雕製銅兔〉（圖 7），[38] 1927 的〈龍年銅雕〉（圖 8），[39] 1928 年〈蛇飾琵琶〉（圖 9），[40] 及黃土水生前的絕作〈綿羊〉（圖 10）、〈山羊〉（圖 11）等，[41] 以價二十圓贈於同好者，由臺灣日日新報社代爲販售。製作平價的雕塑作品，不僅滿足大眾審美的文化價值，也通過市場經濟

37 〈彫製青銅之兎為紹介天才美術家，本社以實費分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10 月 15 日），4 版。

38 〈彫製青銅之兎為紹介天才美術家，本社以實費分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10 月 15 日），4 版。

39 〈龍置物飾品〉，高六吋，一箇二十圓。〈黃土水君力作の置物〉，《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0 月 19 日），2 版。

40 〈蛇飾琵琶〉，售價皆為一箇十二圓。〈黃土水氏作の新年床飾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 12 月 23 日），2 版。

41 〈綿羊〉、〈山羊〉，一個價俱二十五圓。〈黃土水絕作頒布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2 月 5 日），4 版。

使文化價值轉爲商業價值，讓黃土水增加收入，獲得實質報酬，實現文化價值的傳播。《臺灣日日新報》成爲黃土水商品展示及銷售平臺，爲黃土水和藝術同好者的橋樑，「藝術商品化」在黃土水和《臺灣日日新報》的合作下成爲可能。

（二）人際社交網絡

1. 官方網絡

黃土水於 1915 年就讀東京美術學校之時，便居住在東京小石川區茗荷谷町的高砂寮。臺灣總督府在 1907 年決定於東京建宿舍，於 1912 年落成，以收容臺灣留學生爲主要功能。高砂寮雖爲臺灣總督府附設的留學生宿舍，張深切認爲這裡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臺灣留學生常談論臺灣的時事問題，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陳懷澄、連雅堂等人有時至高砂寮探訪學生，藉由聚會向學生演講，並從事啓蒙運動。[42] 黃土水跟高砂寮的臺灣留學生的交遊，僅有 1920 年 10 月 24 日參加高砂寮舉辦帝展入選祝賀會，當時有十餘名臺籍留學生來恭賀黃土水入選第二屆帝展，並無參加臺灣留學生主導的社會運動。反之，黃土水在日本求學時期的藝術天份，受到日本官方的注意。

42 林淑慧，〈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臺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臺灣國際研究季刊》8：4（2012.11），頁 173-174。

1918 年後藤新平及杉山茂丸向無名的黃土水購買作品；[43] 1919 年臺灣教育會的特別委員長樞密顧問金子堅太郎子爵，在會中對黃土水的作品及藝術天才大爲驚嘆。[44] 1920 年 4 月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前往東京時巡視高砂寮，在應接室中觀賞黃土水的木雕作品，極爲讚賞。[45] 同月，下村宏在小石川植物園宴請臺灣留學生，黃土水爲學生代表致答謝辭。[46] 1922 年 3 月，貞明皇后陛下及裕仁皇太子攝政宮殿下參觀平和博覽會臺灣館，對黃土水〈沉思的女子〉之作感興猶深，並請託田健治郎總督向黃土水訂製雕刻的作品。黃土水花費半年的時間創作〈帝雉、華鹿〉，由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獻於宮內省。[47] 黃土水的藝術才華不僅得到帝展入選的肯定，也受到日本皇室貴族的青睞，臺灣總督府內重要的一二號人物皆跟黃土水有所往來，

43 杉山茂丸（1864.9.15-1935.7.19）出生於福岡藩士，日本政治運動家及實業家。杉山茂丸雖無擔任政府官職，但對明治到大正時代、昭和初期的政治、經濟、外交及內政出謀劃策，並且擔任山縣有朋、松方正義、井上馨、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寺內正毅的參謀角色。1919 年在臺灣教育會讚揚黃土水的樞密顧問金子堅太郎子爵是跟杉山茂丸同鄉的前輩，兩人提供資金給興業銀行設立運動。《臺灣日日新報》〈無絃琴〉中記載 1918 年後藤男及杉山茂丸向本島美術留學生給予有形無形的援助，向無名的黃土水購買作品，分別為〈雛〉及〈猩猩〉，後藤男另訂製〈後藤氏令嬢〉。從後藤男跟杉山茂丸友好的關係，以及〈後藤氏令嬢〉的作品名稱來看，筆者推測後藤男應為後藤新平。〈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23 日），2 版。

44 〈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23 日），2 版。

45 〈田總督　高砂寮學生と　懇談せらる（高砂寮報告）〉，《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4 月 1 日），3 版。

46 〈春雨霞む植物園に長官の臺灣學生招待下村長官〉，《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4 月 6 日），7 版。

47 〈本島人彫刻家名譽〉，《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11 月 2 日），6 版。

政治網絡的支持，讓黃土水的藝術才華錦上添花，成爲臺灣首屈一指的雕塑家。

2. 地緣網絡

黃土水自幼生長於大稻埕，因工作因素長居於日本東京池袋，但在臺灣的工作室仍選擇在臺北艋舺，因此黃土水的地緣網絡以臺北爲中心。在東京美術學校之時，基隆的顏雲年曾給予黃土水物質的勵力。[48] 顏雲年在 1920 年創立臺陽礦業株式會社與基隆煤礦，資產近日金一千多萬元，爲臺灣北部新興財閥。[49] 1923 年 2 月 8 日去世後，顏雲年之弟國年承繼對黃土水的照顧與提攜。1927 年 10 月 29 日顏國年出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祝賀會，黃土水曾前往慶賀，[50] 並於 1928 年爲顏國年製作〈顏國年立像〉（圖 12）。[51]

1920 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故總督府利用評議會來號召各地的社會領導階層組成團體，以抵制臺人的民族運動。總督評議委員大都是大銀行、大公司、大地主中選拔，亦即爲資本家與總督府高官的聯誼會。[52] 1923 年 6 月辜顯榮、林熊徵、顏國年、李延禧、許廷光等總督府評議會員發起「臺灣公益會」，並請各地有力人士擔任發起人，負責招募會員。辜顯榮等人反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48 〈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23 日），2 版。

49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791-792。

50 〈基隆顏國年氏任府評議會祝賀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1 日），4 版。

51 〈黃土水氏個人展觀者擁擠嘖嘖歎賞，五六兩日在博物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7 日），4 版。

52 〈社說：評議會的事和民眾無干〉，《臺灣新民報》313（昭和 5 年 5 月 17 日），頁 2。

運動，認爲該運動會妨礙臺灣的進步和發展，並藉由資助《臺灣》雜誌，將刊物變成學術性刊物，而停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53] 成爲對抗文化協會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運動的一大勢力。[54]

1923 年 9 月 1 日關東大地震，東京地區災情嚴重。公益會會長辜顯榮一聞災變，即派余逢時、陳創匯攜帶巨金，赴日救助遭難的臺灣留學生。爾後，辜顯榮擔心金子不足，故請託黃土水攜帶金子上京，並安排吳國治、余逢時、陳創匯、黃土水、林階堂等人留在日本，爲之鼎力，照料歸臺學生。[55]

1920 年代臺灣留學生投入政治、社會運動，成爲反殖民統治運動的中堅，扮演文化啓蒙運動先驅者的角色。因此，公益會以關東大地震的賑災活動爲名，照顧在地震受難的臺灣留學生，進一步安撫籠絡臺灣的精英學子，認同公益會的理念，分化文化啓蒙運動的勢力。

黃土水是否爲公益會的會員不得而知，其作品中的名人雕像如〈林熊徵氏胸像〉（圖 13）、〈許丙令堂謝氏胸像〉（圖 14）、〈張清

53 作者不詳，《臺灣人の臺灣議會設置運動と其思想》後篇 3，頁 22-23。引用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178 頁。

54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178-179；「1923 年 7 月 16 日的公益會創立會議中，推舉辜顯榮為創立委員長，林熊徵為副委員長，出席者有洪以南、吳昌才、李延禧、郭廷俊、許梓桑、楊潤波、陳智貴、許丙、顏龍光、余逢時、張清港、張福老、蔡彬淮、施福龍、郭邦光、陳培根、林榮初。又本社漢文部同人，即謝汝銓、魏清德、林佛國三氏，雖被敦請列席，實尚未承諾加入以外，有以事故不克出席之臺北州下贊成者，則有顏國年氏外十名。」〈公益會創立會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7 月 19 日），4 版。

55 〈公益會之努力〉，《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9 月 21 日），6 版。

港氏令堂坐像〉（圖 15），[56] 以及參與黃土水作品展覽會的發起人李延禧、郭廷俊、許梓桑等人，[57] 都是公益會的會員。從黃土水對日本政權的認同，及藝術社交網絡的交遊情形，皆具有親日色彩，由此推斷，黃土水服膺於公益會的宗旨和目標，「除民間疾苦，相互融合協力」，[58] 故參與公益會的救助臺灣留學生行動。

3. 學緣網絡

1919 年以前，醫學校和國語學校是臺人子弟的兩所最高學府，亦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黃土水在 1915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直到 1923 年 5 月 5 日才有機會受邀參加「國語學校同窓會」；當時與會人士中有《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魏清德及北師校長志保田鉎吉。藉由這樣的聚會場所，讓黃土水有機會跟其他會員有交誼互動，拓展自己的人脈網絡。「國語學校同窓會」的會員，在畢業後在社會上擔任要職，不乏有政治家、商人、學者、教師、記者等職業。他們倡導與參與地方事務，投入教育志業、社會公益、本土宗教和社會教化方面，並喜好文學與藝術來陶養心性，與日本政府、文藝團體、商場人士互動頻繁。1923 年皇太子殿下行啓之時，畢業於國語學校

56 〈高木友枝氏の塑像完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6 月 4 日），2 版；〈黃土水氏個人展觀者擁擠嘖嘖歎賞，五六兩日在博物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7 日），4 版；〈無腔笛／黃土水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5 月 13 日），4 版。

57 〈黃土水氏於基隆公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25 日），4 版；〈黃土水絕作頒布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2 月 5 日），4 版；〈黃氏遺作展覽開於舊廳舍〉，《臺灣新民報》（昭和 5 年 5 月 16 日），8 版。

58 公益會創會宗旨：「欲圖文化之向上計民生之安定者，必也官民一致，戮力同德庶幾上副殿下所賜令旨之旨趣，爰糾合同志，組織臺灣公益會，於社會奉仕，進廣公益而外，切磋研鑽，圖上下意思疏通，披瀝忠誠，除民間疾苦，相互融合協力。」〈公益會創立會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7 月 19 日），4 版。

的李種玉、謝汝銓、魏清德同受召封爲學者，獲御賜菓子一折的光榮。另外，合格辯護士蔡式穀、陳增福、雕刻家黃土水及合格京大學士李讚生得到謁見的榮譽。[59]「國語學校同窓會」會員在社會上的成就和表現，也受到日本政府的肯定。

黃土水於 1923 年 5 月 5 日參加國語學校同窓會時認識魏清德，[60]之後於某日至臺灣日日新報社造訪魏清德。

> 某歲歸自東京，突然訪余，來意以臺日社報館近傍，新築戲館，行且落成，戲館女老板，有無雕塑胸像之意。……席間籌有以為君解圍者，念余廿五歲時，應臺日社報館之聘，僦居文甲，地方父老，愛護有加，計不如囑君，刻一佛像，以獻納於龍山寺，永為留念，募款悉數充君潤格，一舉數得。……問以潤格若干，曰：僅就君交遊中慷慨樂捐方面勸募，範圍不必太廣，多少不拘，余愛其廉潔，乃先出囊金百元，以為定約，君欣然離去，不索收據，不簽訂條件合約，造像交涉之顛末，如是之簡單，成立確定。[61]

59 〈國師同窓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4 月 30 日），4 版。

60 〈國師祝賀會盛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7 日），5 版。

61 王秀雄提出魏清德於 1925 年請託黃土水製作龍山寺佛像，此一時間並不正確。1926 年 12 月 12 日龍山寺釋尊佛像雕成之文中，魏清德表示「黃土水苦心創作，凡經閱四個年頭，今始告就。」由此可知，黃土水是在 1923 年受到魏清德請託，1925 年應是魏清德寫作〈龍山寺釋迦佛像和黃土水〉這篇文章的時間。〈國師祝賀會盛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7 日），5 版；〈黃土水氏彫刻，龍山寺釋尊佛像，黃氏親自携歸矣，附苦心研究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12 月 12 日），4 版；尺寸園，〈龍山寺釋迦佛像和黃土水〉，《臺北文物（季刊）》8：4（1960.2）收錄於《黃土水雕塑展》，頁 75。

魏清德不忍黃土水四處遊說商家訂製雕像，故商請黃土水幫忙訂製龍山寺佛像，藉此來贊助他的藝術事業。魏清德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刊載黃土水爲龍山寺獻雕佛像的新聞（圖 16），引起北部地區紳商的廣大回響。艋舺龍山寺是北部地區的重要廟宇，魏清德刻一佛像獻納於龍山寺的善舉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龍山寺有許多富豪及實業家等上流階級的信徒，慷慨解囊，共襄盛舉捐獻緣金，爲釋尊獻納共募集一千四百圓（表 1）。[62] 當時任教師之月薪爲四十五元，這筆金額對黃土水的生活有很大的幫助。[63]

魏清德身爲首倡的發起人，向北部紳商募集，自己出力也出錢，其弟魏清壬捐資五十圓。從表 1 的十六名捐款者可發現，多是透過魏清德的人脈絡絡而來。其中，四名總督府評議會員且獲得紳章者以大額捐款表示支持，另有七名臺北州協議會員，六名國語學校同窓會會員，八名公益會會員。捐款者皆爲活躍於北部地區的紳商與實業家，且參與的團體重疊性高，身兼數職，同時具備商業和政治的頭銜。由這些數字透露出，世代交替之下，新興知識階級漸取代家世顯赫的舊世族，成爲社會領導階層。十二名捐款者是憑個人努力，事業有成後，爬升爲社會的領導階層。

62 〈萬華龍山寺釋尊献納，寄附者及金額金額〉，《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22 日），4 版；〈萬華龍山寺，釋尊献納，寄附者補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11 月 23 日），4 版。

63 尺寸園，〈龍山寺釋迦佛像和黃土水〉，《臺北文物（季刊）》8：4（1960.2）收錄於《黃土水雕塑展》，頁 75。

黃土水藉由獻納佛像及參與公益會活動，進一步認識臺人的社會精英，擴大自己的藝術社交網絡，爭取社會認可及經濟挹注。如黃土水在艋舺的臨時工作室就是跟龍泉公司製酒的黃金生商借，[64] 其位址是在公益會會員蔡彬准的煙草販賣所旁邊。[65] 入選帝展的肯定，妙技遂上於皇室尊貴，[66] 讓黃土水在日本雕塑界的聲名大噪。「臺灣唯一的雕刻家黃土水」在精英社群中建立社會聲望，成爲藝術品味的指標，上流階級的名牌，朝野名士紛紛商請黃土水爲自己量身訂做肖像及藝術品。

四、雕塑作品的藝術網絡關係

先前的研究者企圖瞭解黃土水的藝術贊助，僅著眼於臺籍的名人雕像的作品，以北部紳商爲主的「黃土水後援會」一詞來簡化黃土水的藝術贊助問題，而未能將黃土水其他作品類型放入其藝術社交網絡的框架之中。筆者欲從黃土水的作品中探討作品跟社交網絡的關係及意義。

64　李欽賢，《黃土水傳》，頁 85。

65　從萬華分署前面那條路往龍山寺方向走，過第一個十字路口，再走半町，右邊是蔡彬准的煙草販賣所，那裡面還有一個房間，從那個房間傳出「鏗鏗」的金屬雕刻聲響。〈難かしい動物の彫刻に今年も精を出してゐる本島出身の黃土水君／彫刻家黃土水君の〉，《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8 月 16 日），5 版。

66　〈久邇宮同妃兩殿下命製造御尊像，黃土水氏光榮〉，《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 1 月 26 日），4 版。

（一）雕塑作品的類型分析

黃土水從 1918 年開始製作帝展作品，便接受藝品訂製的委託，維繫藝術創作的開支及生計。因此，筆者將黃土水自 1918 年至 1930 年的作品進行分類，數量的統計，分析委託人之間的政商關係，並製表陳列。根據創作時間及目的，黃土水的雕塑作品分成六類，分別是帝展參品、私人請託、官方訂製、名人雕像、商品化藝品及其他。[67]

從 1918 至 1925 年黃土水作品（表 2），此一時期共有十四件作品，其中有六件是帝展的參展作品，三件是獻納日本皇室，三件爲私人請託，一件名人雕像。長達八年的時間中，黃土水的作品並不多，平均一年僅一件作品問世。主要原因是黃土水將所有時間和心力投注於帝展的作品，苦心創作，只爲求能在帝展中獲得入選的機會。1925 年第六屆帝展落選後，黃土水便放棄參加帝展，轉而投入名人雕像及商品化藝品的製作。

失去帝展舞臺的黃土水，藝術生涯並沒有因此劃下句點，其創作的能量絲毫未減。在 1926 至 1930 年這一時期，皆有大量作品問世，

67 第一類帝展參品是黃土水為參加帝展而製作，因 1925 年〈小孩〉及 1930 年〈南國〉都未能入選帝展，都以帝展參品為名。第二類和第四類都是接受藝術同好者的請託訂製，但第二類的私人請託是以動物類型的藝品，第四類名人雕像專指人形雕像製作。由於名人雕像類型有胸像、半身像、全身像及壽像等類型，故以名人雕像來統稱。第五類商品化藝品是指由臺灣日日新報社刊載廣告販售的藝品。第六類其他是作品本身創作目的不明，有可能是黃土水在東京美術學校的習作、不知名友人的委託、謀生而製作的小件藝品，皆列入其他類。

尤以名人雕像的作品最爲多。惟獨 1927 年受到日本昭和金融恐慌及臺銀瀕臨破產，[68] 臺灣經濟情勢岌岌可危，日臺商人無法倖免，加上藝術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導致名人訂製雕像的意願降低。另外 1930 年，黃土水著手製作帝展參展作品〈南國〉（圖 17），無暇接受其他名人雕像的邀約，故數量相對減少。

1926 年、1928 年、1929 年，其作品量高達數十件，創作精力旺盛。1928 年是黃土水創作出十六件作品，也是歷年之冠，名人雕像訂製也有五件。筆者認爲此一現象是受到 1928 年黃土水受到久邇宮邦彥親王及臺北州廳官員之垂青。1928 年得到昭和天皇的岳父母久邇宮邦彥親王的讚許，下令雕造御尊像（圖 18）。6 月，久邇宮同妃兩殿下的石膏胸像完成後，本來接著要做兩位的木雕跟銅像，因 11 月裕仁天皇舉行的登基大典，臺北州廳向黃土水訂製五隻牛爲主題的〈歸途〉（圖 19），作爲慶賀即位大典的賀禮，得到久邇宮兩位首肯，才將兩位的木雕、銅像留待賀禮竣工後再繼續完成。爲皇室訂製藝品的榮譽，更讓黃土水的藝術成就增添光彩，聲名大噪，讓許多政商名流紛紛請黃土水爲自己量身訂做雕像，延續至 1929 年，名人雕像訂製數量高達八件，也是名人雕像作品最多的一年。

68 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臺灣》（臺北：致良，2012），頁 301。

（二）雕塑人像的資金募集

1910 年代開始，雕塑人像的類型趨於多元化，雕塑人像不再僅是專屬於總督或民政長官的紀念物。[69] 官方逐漸滲透影響民間的過程，像主的身分雖仍有官方色彩，卻少了中央官僚所代表的政治權威性。伴隨著民間社會，社交團體的自主性提高，以及對新的紀念文化觀念的接受，臺灣立像文化開始從官方到民間私人，紀念對象從日人到臺人。臺灣開始有近代紀念雕像以來，直到 1910 年中期，都是委託內地日人雕塑家來製作。然而，隨著臺人近代雕塑家的出現，製作者便不再侷限於內地日人雕塑家，引發民間私人立像風潮。雕塑家爲維持生計，常向富人詢問是否有意製作雕塑人像，而臺人仕紳或在臺日人也基於贊助，提拔年輕藝術家的心理委託其製作。

民間的紀念雕塑人像，囿於經費的限制，往往採以胸像的型態。黃土水二十三件名人雕像作品中（表 3），十九件皆爲胸像作品。人物雕像的價格不斐，因此二十件雕像的像主及委託人大多爲富商及實業家；反之則以募款集資方式來籌措經費訂製。由於資料闕如，未能得知黃土水製作每一件名人雕像的價格。有幸《臺灣日日新報》中有一篇記載黃土水名人雕像的價格。1928 年黃土水著手製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志保田鉎吉胸像〉（圖 20），此作品是唯一一件紀念型的公共人物雕像，1932 年在文武町第一師範學校校庭中舉行除幕式。

69 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00。

> 本年七月，接官有地無料使用。及胸像建設許可。因囑井手技師設計工事。八月十三日著手，九月二十四竣功。像為志保田先生門人故黃土水氏所作。臺石用岡山縣高島產鬼赤御影石。臺高五尺，像高二尺五寸，礎石方三尺五寸。經費總許總計八百八十七圓，即從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所捐四千四百三十五圓七十三錢中，撥出充餘三千五十圓，作紀念贈呈。[70]

黃土水製作〈志保田鉎吉胸像〉獲得三千零五十圓的報酬，而由魏清德委託〈釋迦出山像〉則有一千四百圓。由此可知，雕像籌建所費不貲，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負擔。除〈志保田鉎吉胸像〉爲募款捐資來籌集經費，高木友枝卸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臺電社員委託黃土水製作〈高木友枝博士胸像〉（圖 21），在高木友枝返回內地時贈予收藏，留作紀念。[71]

政府官員雕像具有官方性格，立像的概念爲頌揚尊崇其功績，因此黃土水的官員雕像可能是以共醵資金的方式來募集。1927 年山本梯二郎進入田中義一內閣擔任農林大臣時，黃土水製作〈山本農相胸像〉（圖 22）。1929 年 8 月 26 日是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逝世十週年，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爲明石財團長，[72] 在 1929 年委託黃土

70 〈志保田氏壽像除幕式，在臺北第一師範庭前擧行，作像故黃士水氏設計井手技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10 月 31 日），8 版。

71 〈高木友枝氏の塑像完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6 月 4 日），2 版。

72 〈故明石總督 墓前祭執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 10 月 25 日），1 版。

水製作〈明石總督幣章〉（圖 23），以茲紀念。[73] 1929 年 7 月間立憲民政黨濱口雄幸內閣成立，田中前首相願諸閣僚一同辭職，故臺灣總督川村竹治在 7 月 11 日離臺東上，7 月 15 日捧呈辭表。[74] 黃土水於 7 月 9 日完成〈川村總督壽像〉（圖 24），而此壽像委託人未可知，但從《臺灣日日新報》中的記載：

> 川村總督壽像，最近特囑現歸臺北之本島人藝術家黃土水氏雕刻。[75]

川村總督離臺時間緊迫，黃土水接受委託後在短時間趕製而成，導致〈川村總督壽像〉成品受到三宅兩秘書官的批評。[76] 川村總督離臺之時，二百餘人送行，河原田長官、高木老暨其他重要官民，凡二百餘名，更同車送至基隆，[77] 營造出官民有志一同，紳民擁戴的氣氛。黃土水政府官員雕像作品的委託，無論是官方授意，或是民間體承上意，自主發動，相信並非單方面的結果，彼此間必然存在某種程度的默契。

---

73 〈故明石總督の 十年祭 八月二十六日執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12 日），7 版。

74 〈川村總督表明辭意，訂十一日離臺東上，八日宴全島官民代表，十五日正式捧呈辭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6 日），4 版。

75 〈總督壽像 黃土水氏趕刻 至九日完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12 日），4 版。

76 〈出來上つた川村總督の胸像 本島唯一の天才彫刻家黃土水氏作〉，《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13 日），2 版。

77 〈川村總督離臺 全島官民二百餘名送至基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12 日），1 版。

（三）雕塑作品背後的社交網絡

黃土水雕塑作品不僅是一件藝術創作，作品的訂製者意謂對黃土水的藝術贊助，訂製者之間的人際網絡及其相關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都能藉由作品圖像重新去檢視。黃土水人物類的雕塑作品，以訂製者個人的肖像或父母肖像爲題。從像主及訂製者主要分爲四類，分別是官方人士、日籍人士、臺籍人士及其他。筆者透過《臺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中加以分析，交叉比對，進一步瞭解其委託人及像主的身分職業及經歷，整理出雕像作品背後隱含的社交網絡關係。

表 4 以委託人及像主的身分及地域性爲區分，官方人士及內地人士共有十名，[78] 本島人士爲八名，說明黃土水的藝術贊助社群並不侷限於臺灣人士，也有內地日人及在臺日人。以地域性而言，臺北地區爲大宗，贊助者中不乏是臺北州表彰的功榮者，如高木友枝、赤石定藏、林熊徵、郭春秧（圖 25）、顏國年、黃純青（圖 26）、許丙。[79] 他們除了自身的事業，也協助擔任政府民意諮詢機關的會員，如總督府評議會會員、臺北州協議員等職務，未排斥與日本政府合作，並從中謀取商業利益。臺北地區外，如新竹的永野榮太郎，臺南的愼哲、數田輝太郎（圖 27）都曾向黃土水訂購胸像。

78 杉山茂丸及後藤新平為內地日人。〈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10 月 23 日），2 版。

79 〈臺北州功勞者〉，《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1 月 12 日），8 版。

黃土水的藝術贊助者在工商界經營事業，擔任重要的領導幹部，爲臺灣經濟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對藝術文化的支持體現在「臺灣唯一的雕刻家」黃土水的雕塑作品當中。《臺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賦予黃土水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地位與形象，加上日本皇室及總督府官員向其訂購雕塑作品，已讓臺日紳商及實業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委託人大多爲同一公司及社團，愼哲及數田輝太郎爲鹽水港製糖會社社長及重役。益子逞輔（圖 28）爲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會社常務，顏國年、蔡法平爲重役；林熊徵雖未加入該組織，其二弟林熊光爲該會社的重役，後成爲董事。[80] 丸之內俱樂部社團中的社員有永田隼之助、赤石定藏、山本悌二郎、愼哲。黃純青擔任總督府評議員，但其他的經歷跟北部紳商的互動並不多。因此黃純青向黃土水訂購胸像，主要是同爲瀛社社員魏清德的影響。

委託人雖未在同一公司或社團，但行業特性相同，彼此會交流互動。永田隼之助、永野榮太郎爲電力、電燈產業的精英。安部幸兵衛（圖 29）是日本的大資本家，除開設安部幸商店外，投資臺灣的茶業、糖業、肥料、釀酒等產業，也是臺灣銀行的大株主。1906 年，安部幸兵衛出資五百萬協助愼哲創立鹽水港製糖會社。[81] 臺日商人由於政權的轉移，在商業競爭下互爲敵體，然基於共同利益，又共同合作，爭取自己在經濟上的生存空間。藉由工商業界、社團的社

80 〈大成火災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5 年 2 月 25 日），4 版。

81 〈逝去した愼哲氏 糖業及東部開發の功勞者〉，《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6 月 1 日），2 版。

交網絡，形成屬於上層階級的文化圈。黃土水的贊助行爲存在於日臺官紳與實業家之間，在這些社群中尤以赤石定藏最爲活躍，以其在政治、商業及文化界的人脈，進一步去引薦和推廣黃土水的藝術才華，量身打造的作品，其獨特性提高藝品的價值，更能吸引在臺日人訂製雕像作品意願。

五、藝術社交網絡在臺灣美術史上的意義

日治時期，對於臺灣社會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是重要的轉變期；日本對臺灣的治理呈現出近代化與殖民的兩面性。一方面臺灣在這段期間經歷近代化，而逐漸展開社會、經濟、法制、交通、教育、醫療等基礎建設，但另一方面這些邁向近代化的建設，都是依附在日本殖民政策的必要前提下進行。作爲臺灣第一位近代雕塑家的黃土水，有別於臺灣傳統的木匠、雕塑師父，而是接受日本殖民地教育，遠赴日本學習西式雕塑。傳統和現代的過渡不僅反映在他的作品上，殖民政策的支配性對其人際網絡的建立及藝術創作的發展都產生極大的影響。

黃土水以爲當令之世若論營利，無過於藝術家。[82] 仰賴藝術維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美術學校每年之畢業生，其衣食得賴以飽暖

82 「骨學多時研究深，若年雕刻重千金，憑君物色觀天下，慘憺經營國士心。」〈懷人有序廿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 月 1 日），版 4；〈黃土水氏一席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9 日），6 版。

無虞者，只不過一二人而已，其餘則皆寂寂無聞，聞多勞其心志而空乏其身者。[83] 藝術不能用利祿來衡量它的價值，並提出藝術家應心無旁騖地努力創作，不斷自我精進和努力，以創作優秀作品爲目標。黃土水對藝術的情感和價值是崇高，但進行藝術創作所需耗費，何只是精力和時間，更重要的「金錢」問題，也是黃土水一直無法克服的困境。[84]

> 為人短小然極精悍，有讚以天才者則必曰否。是乃天災，非天才也。余為此雕刻，極勞神焦慮，一晝夜睡眠，不過三四小時間。[85]

眾人將黃土水以「天才」視之，他卻認爲是「天災」，其 1921 年的詩作中娓娓道出藝術工作的艱辛和困難，非常人所能想像。全心投入在雕刻創作之中，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尤以在 1924 年第五屆帝展的入選作品〈郊外〉（圖 30），黃土水花了五十天的時間研究水牛和白鷺鷥，住在田舍裡和動物一同生活。黃土水爲作品犧牲和奉獻

83 〈黃土水氏一席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5 月 9 日），6 版。

84 「製作一尊五、六尺的石像也幾乎要一年的時間。……所需要費用如石材，運費及模特兒、石膏材料，工具及其他種種雜費也不是容易籌措的事。貧窮如我對此最為恐慌。今日是黃金萬能的時代，雖然想做些優良的作品，沒有費用便一切免談。」顏娟英，《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頁 126。

85 〈彫刻家黃土水氏，不幸病盲腸炎去世，傷哉天才卽天災之一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12 月 22 日），8 版。

的精神，創作出感動人心的藝術巨作，而在帝展五百件雕刻作品中脫穎而出。[86]

1925 年，黃土水雖然未能入選帝展，但仍然相當忙碌。除了繼續製作帝展的作品，黃土水還接受許多雕塑人像的邀請。1929 年《臺灣日日新報》〈クチナシ〉專欄中提及東京的雕刻藝術家現下有四百名，但其中只有百分之二的藝術家，衣食無憂，生活過得下去。[87] 在大時代的經濟危機之中，獨黃君千客萬來，大有應接不暇之勢。[88] 1927 年到 1929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臺灣經濟也出現危機，各行各業都陷於不景氣深淵。黃土水並不如《臺灣日日新報》所言，其同樣受到 1927 年臺銀瀕臨破產的經濟情勢所影響，只有四件作品完竣。1928 年黃土水受到久邇宮邦彥親王及臺北州廳官員之垂青，製作〈久邇宮邦彥親王夫婦胸像〉，以及慶賀昭和天皇登基的作品〈歸途〉，並獻上代表昭和天皇及皇后生肖的〈羊〉和〈雞〉作品。皇室訂製藝品的榮譽，更讓黃土水的藝術成就增添光彩，聲名大噪，讓許多政商名流商紛紛請黃土水爲自己量身訂做雕像，延續至 1929 年。此數年來稍有餘裕，所入之款，亦皆投於所居之東京府下池袋 1091 工廠，及購入雕刻機械用具，讓訂製壽像及藝品的委託人能夠參觀其作品及工作室。[89]

86　〈難かしい動物の彫刻に　今年も精を出してゐる　本島出身の黃土水君／藝術家の尊い精神〉，《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8 月 16 日），5 版。

87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5 月 8 日），2 版。

88　〈無腔笛／黃土水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5 月 13 日），4 版。

89　〈彫刻家黃土水氏，不幸病盲腸炎去世，傷哉！天才卽天災之一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12 月 22 日），8 版。

只有米、砂糖、烏龍茶等粗俗之物充斥的臺灣，卻能出現天才雕刻家黃土水，[90] 爲本島藝術界吐氣。[91] 黃土水能成爲東京雕刻界中百分之二的藝術家，除了黃土水廢寢忘食地學習、夜以繼日的創作，奠定深厚的雕刻技巧和美感觀念之外，讓黃土水和他的作品成爲舉世矚目的焦點，是其藝術社交網絡中政治文化資本深耕的結果。《臺灣日日新報》的推波助瀾，讓平凡的黃土水成爲藝術界的奇葩，成爲家喻戶曉的本島人雕塑家。在其面臨未能參加帝展的困境之時，魏清德及赤石定藏利用媒體傳播及社群網絡的影響，開啓黃土水藝術商品化及客製名人雕像的契機，加上日本皇室及臺灣總督府官員授意訂製的雕塑作品，提升黃土水在臺灣藝術界的名氣和社會地位。

人物雕像耗材昂貴，製作費時，故若非世襲富豪、商業鉅子，一般民眾沒有能力購買。因此，黃土水與日日新報社合作，以當年的生肖爲主題，製作小型藝品販售，讓喜好藝術的同好者購買及收藏其藝術作品。人物雕像的費用有個人支付及眾人集資兩種型態。黃土水的藝術贊助者中，包含日臺官紳及實業家，並都跟日本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參與的組織、社團重疊性高。

官方網絡以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對黃土水的助益最大，不僅爲獻納於裕仁太子的藝品送至宮內省，並向黃土水訂製〈賀

90 黃土水一樣飛黃和新野貫一入選第四回帝展，兩人都曾接受國語學校教師高橋精一的教導。〈臺灣を去つて一年目繪を習ひ初めて四年目に入選したとは夢の樣ですと恩師に書を寄せた新野貫一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10 月 20 日），7 版。

91 〈黃土水氏墓前奉告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2 月 7 日），8 版。

來氏令堂胸像〉，又薦其爲明石總督十年祭製作青銅浮雕，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持。黃土水以國語學校畢業生的身份，進入國語學校同窓會的聯誼場所。在國語學校同窓會會員魏清德的引介下，製作〈釋迦出山像〉獻納於龍山寺。關東大地震時，黃土水的地緣關係，成爲協助公益會對東京臺灣留學生的救助活動。黃土水認識北部地區的社會領導精英，參與上流階級的社交網絡，得到爲郭春秧、林熊徵、顏國年等多名北臺紳商的人物雕像的製作機會。

除了臺籍人士之外，日籍人士對黃土水的藝術才華十分推崇。日籍人士的分佈地域較廣，日本、臺北、新竹、臺南都有黃土水的支持者，而且他們在工商界都是擔任重要的領導階層。贊助者的社群團體中，都可以看到赤石定藏的身影。赤石定藏熱心宣傳推廣，透過自己的人脈和聲望，邀請更多人共同參與黃土水的藝術事業，讓黃土水能夠以創作換取經濟支援。

黃土水與日臺官紳的交遊，藝術作品的流轉，形成層層交錯的社交網絡，交織成不同層級臺日人的互動關係。藉由藝術贊助者及其社交網絡的助益，以實質的行動來支持與肯定黃土水的創作，獲取微薄的潤格來延續藝術生命和實踐藝術理念，並將藝術的性質轉念，將藝術創作和社會緊密的結合，運用商業行爲來創造藝術家的優勢地位，讓社會大眾逐漸認同藝術的意義，思考臺灣藝術的發展方向，爲藝術上的福爾摩沙時代而努力。

附　表：

表 1　雕刻釋尊佛像獻納緣金

	姓名	金額	經歷
1	辜顯榮	200 圓	富豪、保良局長、全臺官鹽賣捌組合長、彰化銀行董事、參事臺灣日日新報董事、實業家、公益會委員長、府評議會員、貴族院勅選議員、獲頒紳章
2	林熊徵	200 圓	府評議會員、大資本家、實業家、公益會副委員長、州協議會員、州會議員、獲頒紳章
3	顏國年	200 圓	評議會員、大資本家，實業家、公益會會員、市州協議會員、獲頒紳章
4	吳昌才	100 圓	保甲局副局長、區長、公益會會員、臺北製糖公司監事、府評議會員、獲頒紳章
5	許　丙	100 圓	國語學校畢業、實業家、資本家、公益會會員、州協議會員
6	張福老	100 圓	國語學校畢業、實業家、資本家、公益會會員、州協議會員
7	木村匡	50 圓	民政局事務官、實業家、教育家
8	黃純青	50 圓	區長、庄長、信用組合長、州協議會員、府評議會員
9	郭廷俊	50 圓	國語學校畢業、實業家、資本家、公益會會員、州協議會員
10	張清港	50 圓	國語學校畢業、臺北商工會、公益會會員、州協議會員
11	吳永富	50 圓	實業家、資本家
12	吳培銓	50 圓	實業家、臺北自動車營業組合長、州協議會員
13	魏清德	50 圓	國語學校畢業、公學校教師、臺日漢文部主任、州協議會員
14	魏清壬	50 圓	醫生
15	張家坤	50 圓	國語學校畢業、實業家、資本家
16	黃玉對	50 圓	艋舺青年團團長、資本家

資料來源：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

表 2 1918-1930 年黃土水作品分類統計

時間＼類型		帝展參品	私人請託	官方訂製	名人雕像	商品化藝品	其他	總計
1918	大正 7 年	2	2		1			5
1919	大正 8 年	1					1	2
1920	大正 9 年	1						1
1921	大正 10 年			2				2
1922	大正 11 年			1				1
1923	大正 12 年		1					1
1924	大正 13 年	1						1
1925	大正 14 年	1						1
1926	大正 15 年 昭和 1 年		1		5	1	5	12
1927	昭和 2 年				2	1	1	4
1928	昭和 3 年		1	6	5	1	3	16
1929	昭和 4 年				8		2	10
1930	昭和 5 年	1			2	2	2	7
小 計		7	5	9	23	5	14	14

資料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臺北：藝術家，1996，頁 176-179；《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表 3　黃土水名人雕像作品表

西元	和曆	作品名稱	委託人名	費用來源	作品性質
1918	大正　7 年	後藤小姐	後藤新平	個人	私人收藏
1926	大正 15 年 昭和　1 年	永田隼之助胸像	永田隼之助	個人	私人收藏
		永野榮太郎胸像	永野榮太郎	個人	私人收藏
		愼哲氏胸像	愼哲	個人	私人收藏
		愼哲氏浮雕	愼哲	個人	私人收藏
		孫文胸像	不明	不明	不明
1927	昭和　2 年	山木農相胸像	不明	集資	贈予像主
		林熊徵胸像	林熊徵	個人	私人收藏
1928	昭和　3 年	顏國年立像	顏國年	個人	私人收藏
		賀來氏令堂胸像	賀來佐賀太郎	個人	私人收藏
		許丙令堂謝氏胸像	許丙	個人	私人收藏
		志保田校長胸像	委員長新校長濱武元次、紀念品募集委員書記三上敬太郎、2386 人捐款	集資	公共展示
		數田氏令堂坐像	數田輝太郎	個人	私人收藏
1929	昭和　4 年	高木友枝博士胸像	臺電社員	集資	贈予像主
		郭春秧全身像	郭春秧	個人	私人收藏
		張清港氏令堂坐像	張清港	個人	私人收藏
		黃純青胸像	黃純青	個人	私人收藏
		蔡法平夫人胸像	蔡法平	個人	私人收藏
		立花氏令堂胸像	立花俊吉	個人	私人收藏
		明石總督	不明	不明	不明
		川村總督壽像	三宅兩等	不明	贈予像主
1930	昭和　5 年	安部幸兵衛胸像	不明	不明	私人收藏
		益子氏嚴父胸像	益子逞輔	個人	私人收藏

資料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臺北：藝術家，1996，頁 176-179；《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表 4　黃土水雕像作品的人際網絡表

類型	委託人／像主	作品名稱	經歷	贊助影響
官方人士	後藤新平	1918 雞、後藤小姐	民政長官、男爵、外務大臣	杉山茂丸
	迪宮裕仁親王	1921 華鹿、1922 三歲童子	1921 年攝政	賀來佐賀太郎
	昭和天皇	1928 歸途、羊	1926-1989 年擔任日本第 124 代天皇	
	貞明皇后	1921 帝雉	大正天皇之妻、昭和天皇之母	
	香淳皇后	1928 雞	昭和天皇之妻	
	久邇宮邦彥親王	1928 久邇宮邦彥親王夫婦胸像、臺灣雙槳船	陸軍大將、香淳皇后之父、昭和天皇之岳父	
	山本悌二郎	1927 山木農相胸像	農林大臣、臺灣製糖董事、臺灣電力委員會專務委員、丸之內俱樂部	赤石定藏、永田隼之助、愼哲、立花俊吉
	賀來佐賀太郎	1928 賀來氏母堂胸像	總務長官、明石財團長	郭春秧
	明石元二郎	1929 明石總督	臺灣總督	賀來佐賀太郎
	川村竹治	1929 川村總督壽像	臺灣總督	
	志保田鉎吉	1928 志保田校長胸像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國語學校同窓會員	
	高木友枝	1929 高木友枝博士胸像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土曜會會員、臺北市奉迎委員會衛生係長	

類型	委託人／像主	作品名稱	經歷	贊助影響
日籍人士	杉山茂丸	1918 猩猩	實業家、政治運動家	後藤新平
	赤石定藏	1923 櫻花公主	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及顧問、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株主、總督府評議會員、獲頒紳章、臺北州協議會員土曜會幹事、丸之內俱樂部、瀛社社員	山本悌次郎、高木友枝、永田隼之助、愼哲
	永田隼之助	1926 永田隼之助胸像	永田電力理事、臺灣電力理事、臺灣電氣興業社長、臺北市協議會員、丸之內俱樂部、臺北鹿兒島縣人會會長	山本悌次郎、赤石定藏、永田隼之助、愼哲
	永野榮太郎	1926 永野榮太郎胸像	臺灣電氣重役、臺灣電燈取締役、新竹電燈株式會社社長、新竹製腦專務、新竹拓殖軌道株式會社常務	永田隼之助
	愼哲	1926 愼哲氏胸像 1926 愼哲氏浮雕	鹽水港製糖會社長、東洋協會臺灣支部總會評議員、臺灣俱樂部會員、新竹拓殖軌道會社重役、丸之內俱樂部	山本梯二郎、赤石定藏、永田隼之助、數田輝太郎
	數田輝太郎	1928 數田氏母堂坐像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重役	愼哲
	立花俊吉	1929 立花氏母堂胸像	拓殖局書記官、臺灣電力委員會專務委員	山本梯二郎

類型	委託人／像主	作品名稱	經歷	贊助影響
日籍人士	安部幸兵衛	1930 安部幸兵衛胸像	安部幸商店、臺灣貿易會社株主、製茶輸出會社、臺灣製茶株式會社社長、臺灣肥料會社、海陸產業會社、臺銀大株主及監查役外株	愼哲
	益子逞輔	1930 益子氏嚴父胸像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會社常務取締役	顏國年、蔡法平、林熊徵
臺籍人士	魏清德	1926 釋迦出山像	公學校教師、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輯及漢文部主任、臺北州協議會員、國語學校同窓會員、瀛社社員、臺北市奉迎委員會總務係委員、大正協會會員、高山文社顧問、臺北市同風會萬華支會顧問	高木友枝、林熊徵、許丙、顏國年、張清港
	林熊徵	1927 林熊徵胸像	大資本家、實業家、臺灣日日新報社監事、華南銀行、南洋倉庫株式會社南洋側代表、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總督府評議員、臺北州協議會員、獲頒紳章、公益會副委員長、臺北市奉迎委員會土木副係、大正協會會員	高木友枝、愼哲、顏國年、許丙、張清港、黃純青、蔡法平
	顏國年	1928 顏國年立像	大資本，實業家、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會社重役、總督府評議員、基隆州協議員、獲頒紳章、公益會會員	益子逞輔、林熊徵、許丙、張清港、黃純青、蔡法平

類型	委託人／像主	作品名稱	經歷	贊助影響
臺籍人士	許丙	1928 許丙之母堂謝氏胸像	實業家、資本家、臺北州協議會員、公益會會員、國語學校同窓會員、臺北市奉迎委員會運動會係委員	高木友枝、林熊徵、顏國年、張清港
	郭春秧	1929 郭春秧全身像	富豪、錦茂行行主、華南銀行副頭取、南洋倉庫株式會社南洋側代表、獲頒紳章、茶商公會會長	賀來佐賀太郎、林熊徵、魏清德
	張清港	1929 張清港母堂坐像	臺北商工會、公益會會員、州協議會員、國語學校同窓會員、臺北市奉迎委員會設備係委員	高木友枝、林熊徵、許丙、張清港
	黃純青	1929 黃純青胸像	樹林造酒公司、桃園廳樹林區長、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長、樹林信用組合長、畜產組合、臺灣畜產協會理事、桃園水利組合評議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臺灣新民報社顧問、瀛社社員	林熊徵、顏國年
	蔡法平	1929 蔡法平夫人胸像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會社重役	益子逞輔、林熊徵、顏國年
其他	孫文	1926 孫文胸像		

資料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19》，臺北：藝術家，1996，頁176-179；《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圖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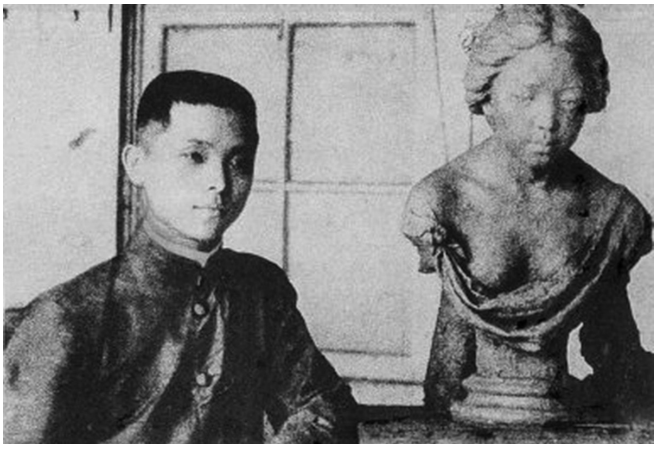

圖 1　東京美術學校時期的黃土水。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41。

圖 2　黃土水，〈蕃童〉，石膏，1920。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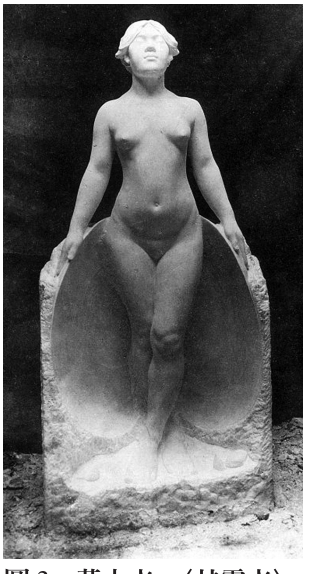

圖 3　黃土水，〈甘露水〉，大理石，1921。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54。

圖 4　黃土水，〈擺姿勢的女人〉，石膏，1922。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29。

圖 5　黃土水，〈帝雉、華鹿〉，木雕，1922。

圖片來源：《臺灣時報》，大正 11 年 11 月 1 日，頁 243。

圖 6　黃土水，〈白鷺鷥煙灰缸〉，銅，8.8×21.7×7 cm，1928，**邱文雄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92。

圖 7　黃土水，〈雕製銅兔〉，銅，16×14×13 cm，1926，張英夫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61。

圖 8　黃土水，〈龍年銅雕〉，銅，18×12×8 cm，1927，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70。

圖 9　黃土水，〈蛇飾琵琶〉，銅，1926，李成發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31。

圖 10　黃土水，〈綿羊〉，銅，
19×26×9 cm，1930，**張英夫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15。

圖 11　黃土水，〈山羊〉，銅，
19×25 cm，1930，**張英夫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07。

圖 12　黃土水，〈顏國年立像〉，木雕，
86×26×26 cm，1928，**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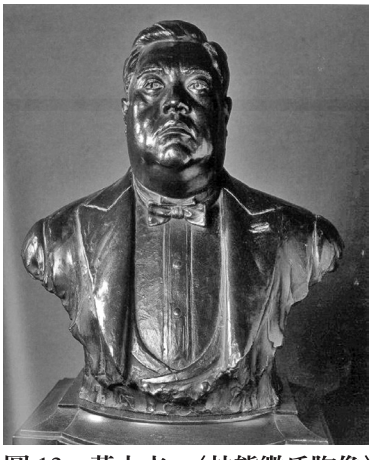

圖 13　黃土水，〈林熊徵氏胸像〉，
銅，65×60 cm，1927，**林明成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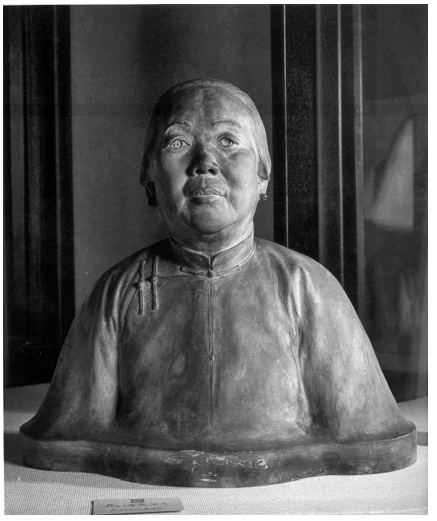

圖 14　黃土水，〈許丙令堂謝氏胸像〉，石膏，59×62 cm，1928，許博允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82。

圖 15　黃土水，〈張清港氏母堂坐像〉，銅，高 41cm，1929，張迺成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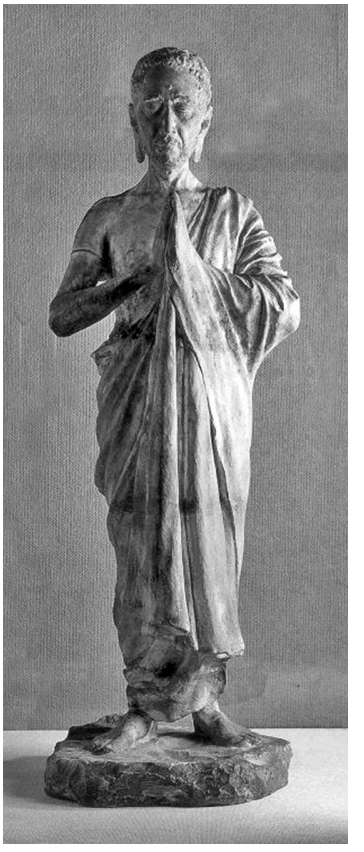

圖 16　黃土水，〈釋迦出山像〉，銅，111×34×36 cm，1926，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79。

圖 17　黃土水，〈南國〉，石膏，555×250 cm，1930，臺北市中山堂典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41。

圖 18　黃土水，〈久邇宮邦彥親王夫婦像〉，石膏，1928。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35。

圖 19　黃土水，〈歸途〉（局部），銅，25×121 cm，1928，張英夫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74。

圖 20　黃土水，〈志保田鉎吉胸像〉，銅，高 73cm，1927。
圖片來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10 月 31 日，8 版。

圖 21　黃土水，〈高木友枝博士胸像〉，石膏，1929，板寺一太郎自藏。
圖片來源：林炳炎，〈黃土水的高木友枝博士塑像〉：http://pylin.kaishao.idv.tw/?p=19，2015.2.10 點閱。

圖 22　黃土水，〈山本農相胸像〉，石膏，1927。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33。

圖 23　黃土水，〈明石總督幣章〉，銅，直徑 11cm，1928，張文福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32。

圖 24　黃土水，〈川村總督壽像〉，1929。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13 日，2 版。

圖 25　黃土水，〈郭春秧全身像〉，1928。

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4 月 13 日，1 版。

圖 26　黃土水，〈黃純青胸像〉，石膏，1929，私人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01。

圖 27　黃土水，〈數田氏令堂坐像〉，木雕，45×34×33 cm，1928，邱文雄收藏。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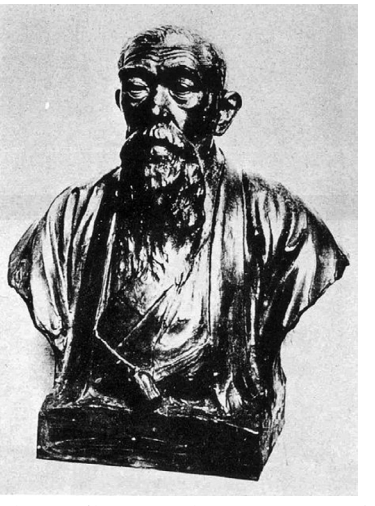

圖 28　黃土水，〈益子氏嚴父胸像〉，銅，1928。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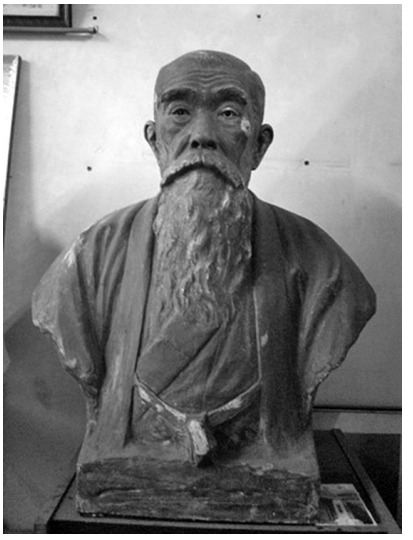

圖 29　黃土水，〈安部幸兵衛翁胸像〉，石膏，1930。

圖片來源：林炳炎，〈黃土水的高木友枝博士塑像〉：http://pylin.kaishao.idv.tw/?p=19，2015.2.10 點閱。

圖 30　黃土水，〈郊外〉，銅，1924。

圖片來源：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頁 132。

參考書目

（一）中文論著

友聲會，《顏雲年君小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4。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2003。

王秀雄，《臺灣美術全集 19》，臺北：藝術家，1996。

王秀雄，《臺灣第一位近代雕塑家——黃土水的生涯與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

王淑津，〈日本殖民地時代臺灣美術史的「地方色彩」論題〉，《今藝術》3，臺北：典藏雜誌社，2003.3，頁 52-58。

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臺灣》，臺北：致良，2012。

江美玲，〈黃土水作品的社會性探釋——以〈釋迦像〉、〈水牛群像〉爲例〉，臺中：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江夏生，〈晴園老人黃純青先生略傳〉，《臺灣文獻》10：2，1959.9，頁 201-202。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自覺與佛教藝術的創新——黃土水創作龍山寺釋迦像的背景探索〉，《臺北文獻直字》106，1993.12，頁 21-51。

竹本伊一郎，《昭和十六年臺灣會社年鑑》，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吳三連、蔡培火，《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8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吳青霞主編，《臺南新報》，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2009。

呂莉薇，〈烈日之下的黃土水——雕塑作品的內涵與時代意義〉，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李婉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的論述與收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李欽賢，《黃土水傳》，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6。

李欽賢，《臺灣美術閱覽》，臺北：玉山社，1996。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1989。

林茂生，《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出版，2000。

林曼麗，〈日治時期的社會文化機制與臺灣美術教育近代化過程之研究〉，收錄於《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林淑慧，〈留日敘事的自我建構——臺灣日治時期回憶錄的跨界意識〉，《臺灣國際研究季刊》8：4，2012.11，頁 161-190。

林滿紅，〈印尼華商、臺商與日本政府之間：臺茶東南亞貿易網絡的拓展（1895-1919）〉，《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7，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長濱實，《顏國年君小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9。

若林正丈、吳密察，《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2004。

高野史惠，〈日據時期日臺官紳的另外交流方式——以木村匡爲例（1895-192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黃土水雕塑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9。

許雪姬，〈臺灣總督府的「協力者」林熊徵——日據時期板橋林家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3，1994.6，頁 55-88。

陳木子，〈黃土水及其在臺灣雕塑史上的成就〉，《歷史月刊》93，1995.10，頁 124-130。

陳木子，〈臺灣雕塑史上的永恆光芒——黃土水〉，《美育》63，1995.9，頁 1-14。

陳昭明，〈天才雕塑家——黃土水〉，《百代美育》，1974.11，頁 56。

陳昭明譯，〈從「蕃童」的製作到入選「帝展」——黃土水的奮鬥與其創作〉，《藝術家》220，1993.9，頁 367-369。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

彭雅芬，〈黃純青及其著述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著，楊永良譯，《辜顯榮傳》，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7。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1895 年－ 190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楊孟哲，《日治時代臺灣美術教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9。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7。

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4。

鄭水萍，〈試探黃土水的雕塑文獻與圖象風格命題〉，《雄獅美術》281，1994.7，頁 18-30。

蕭瓊瑞，〈黃土水和他東美的老師〉，《炎黃藝術》46，高雄：炎黃藝術，1992.6，頁 30-32。

戴文心，〈製造歡樂的消費空間——「江山樓」及其相關書寫的文學／文化意涵〉，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謝世英，〈從追逐現代化到反思文化現代性：日治文人魏清德的文化認同與對臺灣美術的期許〉，《藝術學研究》8，2011.5，頁 127-204。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1998。

謝里法，《美術踩入西歐近代的第一位雕刻家黃土水》，臺北：藝術家，1992。

謝里法，《臺灣出土人物誌》，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鍾淑敏，〈館藏「臺灣日日新報」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組，2004。

顏娟英，〈1930 年代美術與文學運動〉，收錄於《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1993，頁 535-554。

顏娟英，〈日治時期臺灣畫家的文化認同問題——從黃土水的「水牛」到林玉山的「家園」系列作品〉，《臺灣 2002 年東亞繪畫史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頁 113-141。

顏娟英，〈殿堂中的美術：臺灣早期現代美術與文化啓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2，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6，頁 469-610。

顏娟英，《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圖書，2001。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美術，1998。

（二）網路資源

《臺灣人物誌》，臺北：漢珍數位圖書：http://8080-tbmc.ncl.edu.tw.opac.lib.ntnu.edu.tw/whos2app/start.htm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大鐸資訊：http://hunteq.com/ddnc/ttswebx?@0:0:1:ttsddn@@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http://0-old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cgi-bin2/Libo.cgi?

《臺灣民報》，臺北：得泓資訊：http://0-taiwan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

《臺灣時報》，臺北：漢珍數位圖書：http://0-news.lib.ntnu.edu.tw.opac.lib.ntnu.edu.tw/twjihoapp/start.htm

林炳炎，〈黃土水的高木友枝博士塑像〉：http://pylin.kaishao.idv.tw/?p=19